

嶽南

禪宗正脉目錄

第五卷

為仰宗

三世為山祐

四世仰山察

香嚴閑

徑山誣

九峰慧

京兆米

三角遇

王常侍

五世西塔穆

南塔湧

霍山通

無著喜

五觀支

南極染

大安幹

雙谿田

米嶺和尚

雙峰古

六世資福寶

芭蕉清

清化恁

黃連初

七世資福遠

芭蕉徹

承天確

會元九卷終

法眼宗

世八清涼益

世九天台韶

清涼飲

靈隱聳

歸宗柔

百丈恒

永明潛

報恩明

報慈言

崇壽稠

報恩安

雲居錫

正勤奉

羅漢依

章義欽

報恩迺

報恩遂

羅漢仁

黃山庄

報恩則

淨德筠

高麗炬

寶塔巖

般若遵

歸宗真

棲賢圓

新興齊

古賢謹

興福勳

世十永明壽

五雲逢

報恩安

紫凝勤

普門辨

光慶安

華嚴達

九曲祥

開化明

瑞鹿安

龍華居

齊雲臻

瑞鹿先

興教壽

永安原

雲居齊

羅漢昭

報恩智

支提隆

棲賢湜

千光省

崇福祥

雲居能

歸宗誠

世十一瑞岩海

靈隱本

堯峰暹

聖壽昇

興教一

西余柔

定山素

淨土政

世十二靈隱珊

會元十卷終

第六卷

臨濟宗

世四臨濟玄

世五興化獎

寶壽沼

三聖然

魏府覺

灌谿閑

紙衣符

定州崔 幽州譚空 歷村和尚 米倉和尚

齊魯禪師 雲山和尚 帑谿庵主 桐峰庵主

杉洋庵主 定上座 六南院顯 廓侍者

西院明 寶壽二世 大悲和尚 水陸和尚

澄心德 魯祖教 鎮州譚空 際上座

七風穴沼 穎橋安 興陽靜 八首山念

廣慧真 靈泉和尚 九汾陽昭 葉縣省

神鼎誣 谷隱聰 廣慧璉 三交嵩

仁王評 鹿門昭 王隨丞相

會元正卷終

世石霜圓 琅琊覺 大愚芝 法華舉

芭蕉泉 天聖泰 浮山遠 寶應昭

大乘果 金山穎 仁壽琮 永慶普

李遵勗 英公夏竦 華嚴隆 楊大年

世翠巖真 蔣山元 大寧寬 道吾真

廣法源 靈隱章 定慧信 泐潭月

白鹿端 真如方 長水璿 雲峰悅

淨因臻 定林琛 本覺珠 華嚴攷

琅琊銳 興陽隱 石佛忠 淨住說

李端愿 西余端 世大瀉喆 穹窿圓

禪宗正脉卷第五

南嶽

為仰宗

嗣百文海

欲識佛性

為山靈祐禪師始究大小乘教後參百丈丈一
 見許之入室遂居叅學之首頌侍立次丈問誰
 師曰某甲丈曰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
 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
 個響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
 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
 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
 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

人山選
主馮

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頌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馮。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為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警款一

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為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馮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馮山勝境。汝當居之。爾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添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椀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往焉。○住後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

道人心

曠劫
習氣

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
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
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他
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
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脩與不脩。是
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
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
流識。即是脩也。不可別有法。教渠脩行趣向。從
聞入聖。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
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
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
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
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頌**仰山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這
便是麼。師曰。這個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
果然不見。○一日師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大
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
甚麼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庵
主蹋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頌**師摘茶次。
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

撼茶

樹。

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寮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柰子何。仰曰。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頌。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個。師曰。此是鵝王擇乳。○頌。師問仰曰。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這裡。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頌。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巖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巖。

鵝王擇乳

隨流

單宗卷五

為印

日

無心
是道

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窵子，不會評頌。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特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卧勢。磨便出去。頌：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頌：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牀。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真。師却

扇撼門

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迺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頌：師在百丈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師作麼生。師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麁生。師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按會元見百丈章。今依頌古著于此。頌：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

曰。這個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頌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頌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窈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有人疑着此事。師曰。窈子作麼生。仰曰。慧窈。祇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能說着。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窈所見。祇如此一句也。着不得。師曰。汝為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有人笑汝。恁麼祇

裂破
古今

對。仰曰。解笑者是慧窈。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頌仰山香嚴

如水
乳合

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人得個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窈子借問。何不荅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個祇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嚴。玠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麼祇對。還契窈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玠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頌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

二子
原夢

為山
水牯
牛

嗣為
山祐

圓相
因起

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

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

是。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

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為我

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

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為

我原看。嚴乃點一碗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

鶩子。師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

牛。左脇下書五字曰。為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

作為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為山

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

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

呈之。新羅和尚作此。牛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

方知。芭蕉徹作此。初佛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

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為山不

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

道得出常流。

仰山慧寂禪師。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為山。遂升堂。與耽源謂師曰。南陽忠國師當時傳得

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個。授與老僧。乃曰。吾

宗室求

為印

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原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却。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後叅瀉山。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瀉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瀉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後叅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師在瀉山為直歲。作務歸。瀉問。甚麼處去來。

以

卷之三

為印

插鋤
义手

夢入
弥勒
内院

勤學
佛法

師曰田中來。為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鋤义手。為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鋤便行。我若見
即踏倒師問為山。大用現前。請師辯白。為山

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為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為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為曰你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為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頌師卧次。夢入弥勒内院。眾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坐。有一尊者白。椎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椎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眾皆散去。及覺舉。似為。為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為山示眾曰。一切眾生皆無佛性。鹽官示眾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為山。聞為山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為山道一切眾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為山。一僧更

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馮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它。恁麼道。亦回馮山。久依法席。○馮山同師牧牛次。馮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馮曰。汝見那個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尙疑那個不是。試指出看。馮便休。○頌師夏末。問訊馮山次。馮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畝。下得一籬種。馮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尙一夏之中。作何所務。馮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尙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馮曰。

餒鴉
生飯

聲色
裡驗

寒子何得自傷。已命○馮山餒鴉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為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馮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馮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尙適來道甚麼。馮曰。我祇道為伊上堂。一上。師曰。為甚麼喚作聲色。馮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馮豎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馮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尙大事。因緣。馮曰。為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為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馮曰。並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

背明
投暗

此事。為白。寐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為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為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餅盤。釵釧。券孟盆。為曰。寐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評頌**。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峰麼。曰。不曾到。師曰。聞黎不。曾遊山。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粗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裡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它。來覓真金。我亦拈與它。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况有五百七百萬眾耶。我若東說西說。實脩則爭頭向前採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脩。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

實脩

業識
茫茫

處驗

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
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
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馮山和尚云。凡聖情
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師因歸馮
山省觀。馮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
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
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
子。問伊。諸方還說這個不說。又曰。這個且置。諸
方老宿。意作麼生。馮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
瓜。○頌。馮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

麼生。知它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
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
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馮曰。此是師子一
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師問僧甚處來。曰。幽州。
師曰。我恰要個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
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
來。豎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
過在甚麼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頌。
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
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觀水。

至梵僧

號小釋迦

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頌**師住東平時。馮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馮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馮山送來。若道是馮山鏡。又在東平手裡。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撲破便下座。**頌**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畫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

義海

一匝曰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脩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

不離隱身三昧也。**頌**梵僧來參師於地上畫半
暗機月相僧近前添作一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

僧拂袖便去。**增收****頌**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

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

真了。**頌**陸郎中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個安

看經得悟

樂處師豎起拂子曰祇如這個作麼生入曰入

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頌**

龐居士問父嚮仰山到來為甚麼却覆師豎起

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

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

方一任舉似。**頌**師指雪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身

者麼衆無對。雲門云當時便好與踏倒**頌**師問雙峰師弟近

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

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

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為山聞曰窅子一

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

情為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頌**師卧次僧問曰身還

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

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為山聞曰窅

子用劒刃上事○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

看經次不

看經次不

事得問

入門的意

不得問事。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一個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頂僧思鄙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裡。揔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裡。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個。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裡。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鄙禮謝之。○師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

嗣為山祐

香嚴智閑禪師。頌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

得泊太遷化遂叅瀉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
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
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
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
頭要尋一句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盡餅不
可充飢屢乞瀉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
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
平日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
個長行喫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瀉山直過南
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
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
禮瀉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
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
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
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瀉山
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
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頌仰後見師曰和
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
曰此是夙昔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
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

祖師
禪

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為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不一時坐却。頌：師初開堂，為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師曰：祇為春行秋令。頌：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它，又違它。所問若對它，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

嗣為
山祐

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眾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徑山洪諤禪師，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污染。曰：不污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

嗣為
山祐

九峰慈慧禪師，初在瀉山。山上堂曰：汝等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而去。瀉召之，師更不回頭。瀉曰：此子堪為法器。

嗣馮山祐

京兆米和尚。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爭柰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洞山曰。那個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它始得。師亦肯之。

嗣馮山祐

三角法遇菴主。因荒亂。魁師入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震聲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嗣馮山祐

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

嗣仰山

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咬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這個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齧着汝。

西塔光穆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餅背裡。甚麼物。出來入去。

嗣仰
山寮

南塔光湧禪師。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遊謁
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
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
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
個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
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
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僧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
處。**頌**。師向火次。有僧來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
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箭挿向爐邊。却收

肉身
佛

舊處

嗣仰
山寮

霍山景通禪師。**頌**。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乃翹
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
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仰山
起來打四籐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峰下四籐條。
歸宗下亦有大
神佛名智通師曾到霍山和尚處。自稱集雲
峰下四籐條。天下大禪佛。參霍山。喚維那打鐘
着。師驟步而去。此則按會元見兩處霍
山。今依頌古併見一章
無着文喜禪師。嘉禾人**評頌**。往五臺山華嚴寺。至
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

嗣仰
山寮

翁即
文殊

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
宇皆耀金色。翁踞林。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
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未
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
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
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
評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
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個否。師曰。
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
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

凡聖
同居

童子
偈

文殊
現

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
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
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
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
為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
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
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
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
訖。均提與寺俱隱。**頌**咸通三年。參仰山。頓了心
契。令充典座。文殊常現於粥鉢上。師以攪粥筯

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脩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已回施。仰曰。汝大利益。

嗣神
山寐

五觀順支禪師。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師作圓相示之。

嗣香
嚴閑

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祇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大安清幹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

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嗣香
嚴閑

雙溪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個問頭來。

嗣徑
山誣

洪州米嶺和尚。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為甚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嗣先
雙峰

雙峰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叅先雙峰。峰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峰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



思和尚無由禮覲。峰曰：祇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眾而已。更不參請。眾謂古侍者嘗受雙峰印記。往往聞於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着。即差。是着。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個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前邁。

嗣西塔穆

資福如寶禪師 **評頌** 因陳操尚書來。師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着便。更畫圓相。師

於中着一點。操曰：將謂是番舶主。師便歸方丈。

閉却門 會元無出 **增收** 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

作入定勢。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汝問阿

誰。○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眾曰：不

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問：如何是玄旨。師

曰：汝與我掩却門。

芭蕉慧清禪師 **頌** 上堂。拈拄杖示眾曰：你有拄

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

子。靠拄杖下座。○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

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是荆棘叢林。若也

嗣南塔湧

拈拄杖示

衆



嗣南塔湧

向前則墮坑塹。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被荆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僧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頌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清化全怱禪師初參南塔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蹶然而笑。遂乃印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忠獻王賜紫方袍

嗣南塔湧

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為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忠獻王賜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做吾而逞欲耳。

黃連義初禪師。廣主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塔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曰恁麼則我

嗣資
福寶

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
資福貞邃禪師。上堂。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
脚根下好與三十棒。况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
曰。不堪共語。須僧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
相示之。

嗣芭
蕉清

芭蕉繼徹禪師。初叅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堂。舉仰
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住
後。僧問如何是林谿境。師曰。有山有水。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殿後。須問有一人不

嗣芭
蕉清

舍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師曰。不提携。
曰。為甚麼不提携。師曰。林溪粗識好惡。○問窈
窕無依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
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師有
偈曰。芭蕉的旨。不挂唇齒。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承天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射即是不
射。即是。師曰。作麼生是闍黎箭。僧便喝。師曰。這
個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尚箭。師曰。禁忌須屈
指。禱祈便扣牙。○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為甚

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羣峰穿海去。滴水下巖來。

會元九卷終

青原

法眼宗

嗣羅漢琛

清涼文益禪師。謚大。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鄞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叅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脩。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

遊文雅之場

三界唯心

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竖起兩指。師曰同。藏又竖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着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

法眼宗

法眼

左

舉長
慶偈

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於言下大悟。領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授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叅之衆。常不減千計。○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祇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

佛法
道理

又在這裡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裡。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個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

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
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
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着聲
色。離名字。着名字。所以無想天。脩得經八萬大
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為不知根本。真實次
第。脩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
祇果滿。它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
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
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問。
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

須體究

之心成巧偽。○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却
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個僧。還透得也未。若會
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
最徑。師曰。無過此。○上堂。出家人。但隨時及節
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
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
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
已。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衆同契。末上云。
竺土大仙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
上座。今欲會萬物為自己。去蓋為大地。無一法

隨時及節

移時失候

毫釐有差

可見它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痴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師問脩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脩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脩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脩便禮拜。東禪云。山主恁麼祇對。為甚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祇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甚麼處。若看

得透道上

○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

曰。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

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僧問。承教有言。

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形與未質。

名起未名。○僧參次。師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

師曰。一得一失。○僧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

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

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

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

透。底光明。資曰。東畔打鑼聲。○師指竹問僧。還

法眼
同李
王觀
牡丹
花

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裡。眼到竹邊。曰。總不恁麼。○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森羅萬象。**頌**師指堯子曰。識得堯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

嗣清
涼益

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頌華嚴六相義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正定。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評頌**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僧於是悟入。**增次**按會元。慧超即歸宗策真禪師也。初名慧超。考之實矣。今依頌古收在此。天台德韶國師。首謁授子。見同禪師。次謁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為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

歷叅
五十
四員
善知
識

語頌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經十七次問牙祇如此答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峰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必定罵也頌師問踈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為甚麼不說曰個中不辨有無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歷叅五十四員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

叢林亦倦於叅問但隨眾而已頌一日法眼上

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于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太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回本道遊天台山觀智者顛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忠懿王為王子時刺台州嚮歸之名延請問道師王伸謂曰他日為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

弟子之禮

王嗣國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即螺溪也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王。王遣使及賫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旛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

心印法門

一了千明

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裡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祇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

狸奴
白牯

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頌**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此兩句按頌古見南泉及考會元彼章無故頌此既是三世諸佛。為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知有。曰。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三世諸佛。○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花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師曰。醉作麼。乃

絕滲
漏句

疑心
不息

曰。祇如山僧恁麼對它。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為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認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棟辨。如懸河。祇成得個顛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棟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棟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為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為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

般若
真宗

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裡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示衆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為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為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

佛法
現成

法身
無相

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云云○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為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為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為沙

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鈎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個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祇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不曾去。若一向

活計

諸佛
法源

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為脚跟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嘗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為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上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

將言
名言

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個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翳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不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又立玆重○上堂。其略云。應須徹底明達始得。

賺會
佛法

嗣清
涼益

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清涼泰欽禪師。生而知道。辨才無礙。入法眼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州雙林院。開堂日。指法座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便陞座。良父曰。大衆。祇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盡也。盡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境也未識。且

討人

嗣清
涼益

靈隱清聳禪師。初參法眼。眼指兩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諭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上堂。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為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為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

迷波
討源

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為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俱泯底根塵。○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嗣清
涼益

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推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

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為復是觀。為復不詳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既是沙門。為甚麼看寶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

嗣清涼益

百丈道恒禪師。叅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僧問。古人有言。

釋迦與我同叅。未審叅見何人。師曰。唯有同叅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不解。叅也。○問。如何是百丈為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揔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裡。古人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裡。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它好。不應它好。若

閉目冷坐

應它。阿誰喚上座。若不應它。又不患聾也。三世
體空。且不是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
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伐
好。珍重。○僧舉人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即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
要。某甲不會。請師為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
示偈。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
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峰。○上堂。
諸上座。適來從僧堂裡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
去。已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裡不可重重下

自參
不如
參它

切脚也。古人云。參它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
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若
恁麼參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却歸堂
向火。參取勝熱婆羅門。珍重。○上堂。衆總集。便
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或時集。衆便曰。
歇。後又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
承當。敢保君未徹。

嗣清
源益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頌。初謁法眼。眼問曰。子於
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
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

士女
入院

忠懿
王受
菩薩
戒

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憐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因四眾士女入院。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師曰好個入路。眼曰子向後有破戒。不是破戒。師曰五百毳徒。為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

○上堂。佛法顯然。因甚麼。却不曾。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又立。○僧問達磨西來。傳個甚麼。師曰。傳個冊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去也。師曰。心內無法。

嗣清
涼益

杭州報恩慧朗禪師。三學精練。志探玄旨。在天台山。白沙卓菴。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真。

發真

歸源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彦不知所措。自是它宗泛學。來者皆服膺矣。○上堂。諸人還委悉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

嗣清涼益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上堂。凡行脚人。叅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鋤鉢。可謂行菩薩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裡。舉論真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

法無偏正

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尔法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師聞鳩子叫。問僧甚麼聲。曰。鳩子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此日英賢共會。海會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

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
真常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
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
千途。論真則一空絕迹。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
之者哉。

嗣清
涼益

崇壽契稠禪師。上堂。僧問。四眾諦觀第一義。如
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乃曰。大眾。欲知佛
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
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甚麼便散去。
若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

更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
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作麼生是法之真
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
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為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
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眾中有
未知者。便請相示。○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
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

嗣清
涼益

報恩法安禪師。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即離。不作
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
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

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裡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為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脩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兇屠。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

嗣清涼益

雲居清錫禪師。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

嗣清涼益

正勤希奉禪師。上堂。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閒。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個個盡須還它。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為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

嗣清涼益

羅漢智依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

嗣清
源益

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為等閒。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為甚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章義道欽禪師。初住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個甚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僧堂裡。三門下。寮舍裡。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

江南
國主
請

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甚麼境。○江南國主。請居章義道場。上堂。總來這裡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為伴。行住坐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祇為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便

嗣清
涼益

下座

報恩庄逸禪師。江南國主請居上院。上堂。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尔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是凡。自何是聖。於此若未會。可謂為迷情所覆。便去離不得。迷時即有空礙。為對為待。種種不同。忽然省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

嗣清
涼益

不為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

報慈文遂導師。嘗究首楞嚴。甄會真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于法眼。述已所業。深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甚麼。師懵然無對。眼誠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導師。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溪

嗣清
涼益

澗。何者是汝自己。曰。揔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為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揔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個師僧。眼目甚分明。羅漢守仁禪師。僧衆晚參。師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住報恩上堂。報恩這裡。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胫長。鳧胫短。甘草甜。黃蘗苦。恁麼揀擇。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是

嗣清
涼益

血脉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

黃山良庄禪師。僧問。明鏡當臺。森羅為甚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嗣清
涼益

報恩玄則禪師。頌。初問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

李王
法眼
失色

自已求自已。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為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及看法眼。乃抽身入眾。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眾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據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上堂。諸上座。

嗣清
涼益

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珠。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又立。○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

淨德智筠禪師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祇要諸仁者有個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少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說道毘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它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已眼明始

自已
眼明

得○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身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懣揆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為甚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祇為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祇為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祇為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

嗣清

高麗國慧炬國師。一日國主請入王府。上堂。師

指威鳳樓示眾曰。威鳳樓為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嗣清
涼益

吳越
王命
開法

寶塔紹巖禪師。吳越王命師開法。上堂。山僧素

宣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

重。苦勉山僧。效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

請也。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

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談笑時。凝然杜默時。

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

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為魔魅所攝。豈曰

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為魔魅所攝。豈曰

類有一人

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是。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

嗣清涼益

般若敬遵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不百鳥銜花。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且領話好。○師自述真讚曰。真弓寨廓。郢人圖腹。嶽聳雲空。碧潭月躍。

嗣清涼益

歸宗崇真禪師。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

嗣清涼益

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又立玆重。

棲賢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峰。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裡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玆重。

嗣清涼益

新興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祇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眾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即

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僧辭去泐潭。乞和尚示個入路。師曰。好個入路。道心堅固。隨眾參請。隨眾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與住。更無它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嗣清涼益

古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它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

嗣清涼益

興福可勳禪師。僧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

示眾曰。秋江烟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嗣天台韶

永明延壽禪師。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裡迅瀑。

千尋不停織。栗竒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

步步寒花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

忠懿王請

雲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

開山靈隱

遷永明大道場。眾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着。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

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為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沙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眾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花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境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于海外。

嗣天
台館

夢陞
須弥
山

五雲志逢禪師。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常夢陞須弥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弥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弥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遊方抵天台。雲居叅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秘。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懃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

物施主

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而傾棄之。發施。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署普覺禪師。命住臨安功臣院。○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叅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着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上堂。古德為法行脚。不憚勤勞。如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返。為求個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叅學人。纔跨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同等閒。而况此事。亦有時節。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峰點頭。老僧即為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峰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眾。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

善財 謁德雲

雪峰 三登 九上

說師曰。大眾。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

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有人問僧。無為無事人。為甚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祇為無為無事。○僧問。教中道。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嗣天
台韶

報恩永安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裏立。僧終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

嗣天
台韶

打虛空。濕電影。忽然明。不似蚰蜒急。紫凝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

嗣天
台韶

普門希辨禪師。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窻聞持。頃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恠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

嗣天
台部

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闍黎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

光慶遇安禪師。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麼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賓主。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上堂。欲識曹谿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個。不用別追攀。僧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

曹谿
旨

嗣天
台部

到諸方。但甚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花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向裡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花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界。師曰。滿目無形影。

台嗣
韶天

○九曲慶祥禪師頌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

台嗣
韶天

○曰以此為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着汝鼻孔

台嗣
韶天

○開化行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

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
瑞鹿遇安禪師頌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
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
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即無明本 知見
無 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
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

台嗣
韶天

○龍華慧居禪師開堂示眾曰後上宗乘到這裡

如何舉唱祇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鑿注
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寢語一般且道擄甚麼
道理便甚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
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
聖不相待個個獨稱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
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
禮拜師曰好個問頭如法問着僧擬進前師曰
又沒交涉也○上堂龍華這裡也祇是枯柴擇
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

禪宗卷五

法眼

五

恁麼參取珍重

嗣天台詔

○齊雲遇臻禪師僧問圓明了知為甚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甚麼作心念○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颺颺寒星列空蟾魄高捲願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

嗣天台詔

○瑞鹿本先禪師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柰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擬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

真實參學

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捨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捨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行時參取立時參取坐時參取眠時參取語時參取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

參學

法眼

五

體究

道參個甚人。參個甚麼語。到這裡。須自有個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個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個甚麼。若也不

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個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虧南泉甚麼。如是諸家會也。摠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

嗣天
台韶

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即下。這個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珍重。○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個甚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叅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嗣天
台韶

蘇州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旃陀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

嗣清
涼欽

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陀羅。進景德傳燈錄。

雲居道齊禪師。徧歷禪會。學心未息。頌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它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它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頌古見清涼泰欽法

嗣靈
隱聳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是真善。

法眼

法眼

法眼

嗣靈
隱聳

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叅取僧
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
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六何是羅漢家風。師曰。
或到諸方。分明舉似。

支提辯隆禪師。上堂。巍巍實相。畝塞虛空。金剛
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
相之體。本無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
知之法。且作麼生作個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
道巍巍實相。畝塞虛空。為甚麼不見。僧問。如何
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則尋常履踐。

嗣百
丈恒

師曰。莫錯認。

棲賢澄湜禪師。僧問。毘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
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個甚麼。師曰。如今又
見個甚麼。聯珠有頌

嗣永
明潛

夢吞
日輪

千光環省禪師。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
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
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
口吞之。自尔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
叅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

明潛

崇福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

嗣報
恩言

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此施為。全真智用。

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僑陳如上座。為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下座後。却問一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僧。聖僧還道個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嗣報
恩言

歸宗慧誠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問也不着。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祇為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誤諸人。便謂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尔。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

嗣雲
居齋

瑞巖義海禪師。僧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眾。師曰。汝不欲我開談。

嗣支
提隆

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裡無安排你處。

靈隱玄本禪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嗣功
臣軻

堯峰顥暹禪師。僧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峰低。曰。恁麼則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汝恁麼會。○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

聞雷
示衆

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未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它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平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裡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切切。久立珍重。

嗣功
臣軻

聖壽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嗣棲
賢湜

興教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朶。

嗣棲
賢湜

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人抱水。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途成滯。退後則噎氣填胸。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柰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嗣棲
賢湜

定山惟素山主。僧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個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

論家
風

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它不得。自

在魯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盡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于諸方。

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

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矜辨辛苦。

嗣淨
士素

淨土惟正禪師。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嬾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

嗣靈
隱勝

靈隱延珊禪師。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

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箇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珍重。

會元十卷終

禪宗正脉卷第五

單正五

去艮

六三